



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品选集

SHENG
MING
YU AI

生命与爱

林俊德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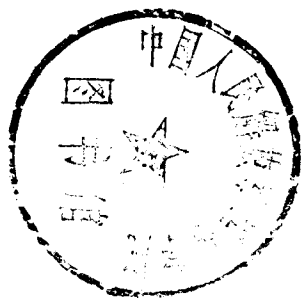


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品选集

生 命 与 爱

【美】赛珍珠等著

林 俊 德 译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品选集

生命与爱

【美】赛珍珠等著

林俊德译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）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25印张 144千字 2插图

1982年2月第1版 1982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3,000

统一书号：10115·439 定价：0.62元

目 录

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品

童心	海明威 (1)
劫后	赫塞 (9)
少女之恋	赛珍珠 (27)
生命与爱	赛珍珠 (50)
报复	赛珍珠 (65)
山	史坦贝克 (83)
飏	史坦贝克 (100)
赌注	威廉·福克纳 (116)
言和	威廉·福克纳 (136)
忏悔	威廉·福克纳 (151)
屈膝	威廉·福克纳 (168)

普立兹奖得奖作品

凋萎的青苗	康威尔 (198)
-------	-----------

时代杂志创作奖

英勇行为	林肯·巴纳特 (208)
------	--------------

骑士杂志创作奖

野鸭	保罗·海瑟 (220)
----	-------------

童 心

海 明 威

是一个十月四日的黄昏。尼克和乔盖纳一家人，同乘一辆马车，从镇上动身回家，沿路遇见九个喝得烂醉的印第安人。

他清楚的记得一共是九个人，因为在薄暮中赶车的乔盖纳，勒住马缰，跳到路上，将一个印第安人拖出轮辙以外，印第安人在酣睡，身体平伏在沙地上，乔盖纳将他拖至树丛中，再走回来跳进车厢。

“从镇市边到这里，”乔盖纳说：“一共是九个人。”

“这些印第安人。”盖纳太太说。

尼克和盖纳家的两个孩子，同坐在马车的后座上，他从后座望出去，望见乔盖纳将印第安人沿着路拖进树丛中。

“是比烈泰布萧吗？”卡耳问。

“不是。”

“他那裤子很象是比烈的。”

“印第安人穿的裤子都是一个样儿的。”

“我根本没有看见，”法郎克说：“爸跳下车，又走回来，我什么都没有看见，我还以为他弄死一条蛇呢。”

“今天晚上一定有许多蛇都要被印第安人弄死了。我

• 1 •

想。”乔盖纳说。

“这些印第安人。”盖纳太太说。

他们继续前行，马车转上山坡，离开公路线，此坡陡峭，马儿不胜重负，孩子们都下车步行，路上全是灰砂，尼克四望山顶，培脱斯凯学校的灯光和对面港口的光交相辉映。他们爬上山坡，重又跳进车厢。

“这一阵拖曳，他们一定弄得一身砂土。”乔盖纳说。

马车顺着路面穿过树林，乔盖纳两口子挤得很紧的坐在前座上，尼克坐在乔家的两个孩子之间，路面渐行开扩。

“就是这里，爸在这里追逐过臭鼬的。”

“不，还在前面一些。”

“随便在哪里都是一样，”乔盖纳头也不回地说：“在哪儿追逐臭鼬都没有什么不同。”

“我昨天晚上看到两只臭鼬。”尼克说。

“在哪儿？”

“在湖边。它们沿着湖边找寻死鱼。”

“也许是浣熊。”卡耳说。

“那是臭鼬，我想我是识得臭鼬的。”

“你当然识得出的。”卡耳说：“你有一个印第安女朋友。”

“不许象这样说话。卡耳！”乔盖纳太太说。

“嗯，他们俩人气味相投。”

乔盖纳大笑。

“不要笑，乔，”乔盖纳太太说：“我不许卡耳象这样说话。”

“你有印第安女朋友吗？”乔盖纳问。

“没有。”尼克说。

“他有的，爸。”法郎克说：“普露迪丝米契尔就是他的女朋友。”

“她不是我的女朋友。”

“他每天都是去看她的。”

“我没有。”黑暗中，尼克坐在乔盖纳家两个孩子的中间，由于他们提起普露迪丝向他打趣，使他掀起一种空泛的快乐：“她不是我的女朋友。”尼克又述说一次。

“你听他说。”卡耳叫道：“我看见你们每天在一起。”

“卡耳找不到女朋友！”他母亲说：“连个印第安女孩子都找不到。”

卡耳闭口无言。

“卡耳并不是跟女孩子谈不来。”法郎克说。

“你不要多嘴。”

“你这样是对的，卡耳，”乔盖纳说：“朋友不是马马虎虎可以找的。拿你爸爸做榜样。”

“对啦，这才象话，”车身一震，盖纳太太乘势更贴近乔盖纳说：“你年轻的时候一定有很多女朋友。”

“我打赌爸爸年轻时连一个印第安女孩子也找不到。”

“你不要这样想，”乔盖纳说：“你应当好好追普露迪丝，尼克。”

他的太太向他耳语。乔盖纳发出笑声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法郎克问。

“不要讲出来，盖纳。”他的太太向他警告。

乔盖纳又发出笑声。

“尼克应当去追求普露迪丝，”乔盖纳说：“或找一个好姑娘。”

“是的，这才象话。”乔盖纳太太说。

马匹缓慢地在沙地上拖曳着，乔盖纳向黑暗中抽了一鞭。

“出力嘛，明天你们要拉的东西比这更重呢。”

马车驶下山坡，颠簸着。他们在农舍边下车，乔盖纳太太打开门锁，走了进去，又持了一盏灯走出来。卡耳和尼克两人卸下车厢里的物件。法郎克爬上前座，将马车驱到仓房并料理马匹。尼克跨上石阶，推开厨房门。乔盖纳太太在灶上生火，将煤油浇在木柴上。

“再见，盖纳太太，”尼克说：“多谢您们带我一同回来。”

“啊，尼克，这不算什么。”

“我今天玩得很快乐。”

“我们很愿意有你在一道，为什么不在这儿和我们同吃晚餐？”

“我该回去了，也许家人在等我。”

“哦，那么你去罢。顺便叫卡耳来好吗？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晚安，尼克。”

“晚安，盖纳太太。”

尼克穿过场院，走向仓房，盖纳和法郎克在挤牛奶。

“晚安，我今天过得很快乐。”

“晚安，尼克，”乔盖纳说：“你不在这儿吃晚饭吗？”

“谢谢！请你告诉卡耳，他的母亲找他。”

“好的，晚安，尼克。”

尼克赤着双足，在仓房后面的草地上走着，地面很平，草上的露水，使他赤着的双足感到微寒，他爬过草地尽头的一重篱笆，跨过一条小沟，沟中的烂泥，浸湿了他的双足，他爬上毛榉树枝，望见小屋中的灯光，他越过矮篱，走向前廊，从窗口他望见他的父亲坐在桌边，就着巨大的油灯看书。尼克推开房门，走了进去。

“哦，尼克，你今天玩得快活吗？”他父亲问。

“今天快活极了，爸爸。”

“你饿吗？”

“是的，爸爸。”

“你的鞋子哪儿去了？”

“留在乔盖纳先生家的马车上了。”

“到厨房里吃饭去吧。”

尼克的父亲手持油灯走在前面，他停步打开冰箱盖，尼克径直去厨房，他父亲将一碟冷鸡，一罐牛奶，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，同时将油灯放下。

“还有一些饼，”他父亲说：“够你吃吗？”

“好极了，爸爸。”

他父亲在油布遮覆的餐桌边坐下，厨房墙壁上映下一个巨大影子。

“球赛是谁胜了?”

“培脱斯凯学校胜了，比数是五比三。”

他父亲坐在一旁，望着他狼吞虎咽，为他斟满牛奶杯，尼克喝干牛奶，用餐巾抹过嘴，他的父亲从架上取来甜饼，为尼克切了一大块。

“你今天做什么啦，爸爸?”

“我早上去钓鱼。”

“钓到什么?”

“只钓到一些鲈鱼。”

他父亲继续望着尼克在吃甜饼。

“你下午做什么啦?”尼克问。

“到印第安人帐篷附近散步。”

“看到什么吗?”

“看到了你的朋友普露迪丝。”

“她在什么地方?”

“在树林里，和瓦希本在一起，我走过他们，他们在树林里待了很久。”

他父亲说话时，眼睛望向别处。

“他们在做什么?”

“我没有停步观看。”

“告诉我，他们在做什么?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他父亲说：“我只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。”

“你怎样知道是他们?”

“我亲眼看见的。”

“你刚才说你没有看见他们。”

“不，我看见他们的。”

“她和谁在一起？”

“法郎克·瓦希本。”

“他们是不是很快快乐？”

“我想是的。”

他父亲站起身来，推开厨房门，走了出去，隔了一会，他父亲回到厨房，发现尼克俯视着面前的菜盘。

他刚才哭过。

“尼克，再吃点饼子吗？”他父亲拿起刀来，动手替他切甜饼。

“不要。”尼克说。

“你再吃一块。”

“不，我一点也不想吃。”

他的父亲将餐桌清理干净。

“他们在树林中什么地方？”尼克又问。

“在帐篷后面。”

尼克继续低头望着桌盘。

“你该去睡了，尼克。”他父亲说。

“是的，爸爸。”

尼克走进自己的卧室，脱下衣服，爬上床。他听见他父亲在客室里走动的声音，尼克躺在床上，头埋在枕头里。

“我的心碎了，”他心中默想：“如果象爸爸所看见的，如果我这样想，那我真要心碎了。”

隔了一会，他听见他父亲走到卧室，熄灯安寝。

一阵凉风，透进纱窗，好一会儿，他将头埋在枕头里。最后，他忘记了普露迪丝，朦胧睡去。半夜醒来，他听见松林中的风声和湖水冲来岸边的响声，他又朦胧睡去。清晨时，风势更为猛烈，湖水澎湃作响。

他醒来，好一会儿，望见了窗外的景象，才记起昨夜他父亲所跟他讲的，他在树林中看到法郎克·瓦希本和普露迪丝在一起的事情。

此时，风势猛烈，湖水澎湃。

尼克的眼眶又湿润起来了。

劫 后

赫 塞

他俩痛苦地走下沙滩，为首的家伙一度曾踟躅在岢乱的石堆中而感到疲乏，由于备尝酷遇，他们的脸色刻画出无限艰辛的表情。双肩被毛毯背包沉重地驮压，每人一支来福枪，以一种弯腰曲背的姿态走着。

“我们有两个地窖里的火药包那该多好。”殿后的家伙眼睛盯视着地面说。声调凄惨生硬，说话有气无力。为首的那人踩入泡沫飞溅的乳白色溪流里，俯首不答。

说话者跟踪而来，水冰凉澈骨冻得踝骨疼痛，脚渐麻痹，水冲激着膝盖，不停地走着，两人几乎难以动弹。

后来的家伙在一块光滑的圆石上滑了一下，几乎倒落水中，挣扎好久，才勉强支撑住身体，同时尖声呼痛。他摇晃不稳地伸出另一只手，似欲在空气中寻求臂援。细察处境，跨上一步，又险些儿摔跤。

站稳后，顾盼同伴，那家伙压根儿不理不睬。

他沉思静待足有一分钟才开腔：“皮尔！皮尔！”

但皮尔目不斜视，蹒跚涉过溪水。他眼睁睁看着同伴远去而呆若木鸡，眼睛流露出一种惊悸的神色。

皮尔走上对岸，不屑回顾地径往前行。

他怔忡地站立在深水里，双唇微微颤动，粗乱的胡须显然也为之激动。

他伸出舌头润一润，再高声地喊着：“皮尔！”

是硬汉在失望之余的乞援，但皮尔仍无动于衷。且送同伴巍巍地跨上斜坡，走向低伏的山峦与朦胧的天边，背影攀越峰顶然后消失。

于是他迟钝地转回视线，回到孤寂遗留给他的狭窄圈子。

皮尔是走定的了。他想。

靠近地平线的夕阳更朦胧了，几乎为飘曳的薄雾与水气所隐没而模糊一团，没有轮廓。掏出了表，是四点钟。季节大概在九月底十月初——他没法确定一两个星期内确定的日子——约略知道太阳在西北方，翘首南方，晓得大熊河静静地躺在荒凉的群峰之外。他置足的溪水是铜矿河支流，蜿蜒注入加冕湾及北极海。他从未到过那里，但曾在哈德逊湾公司的海图上一度详细浏览。

重新环顾周围的小圈子，单调的景色，曾增添了心底的凄寂。朦胧的天际，山冈起伏，没有树木草叶和灌木——空荡荡，辽阔的荒原，恐惧轻捷地钻进他的眼睛。

“皮尔，我的脚扭伤了！皮尔！”他重复地高喊着。

蜷缩在乳白色的水中，好象空灵正以雷霆万钧的力量来震慑他，以其自诩的恐惧残酷地来粉碎他。痉挛开始在他身上摇撼，直到手中的枪枝掉落在水里，才恍然醒悟。

于是水中摸索，找回失去的枪枝，背包挪往左肩，为

了使重心移离受伤的踝脚。

继续开步，蹒跚地忍痛走上沙滩。他没有停下来，不顾痛苦，一鼓作气地匆匆攀登山脊追逐同伴。爬上山脊，他看见一个浅谷，空空如也。再度与恐惧搏斗终于克服了它，振起精神整理行囊，侧身走下斜坡。

谷底潮湿多水，长满厚密似海绵的苔藓。每踩一步，脚底下水珠迸溅，每次提起脚来，便发出吸水的声音，好似湿苔藓不甘心放弃它的猎物，他翻过许多长满苔藓、小树、羊齿植物的岩石盆地。循前人留下的足迹，横过象小岛一般星罗棋布在苔藓上的石礁。

孑身前进，并未迷路。再往前深入，知道会来到一处凋零的枞杉植物地与一个小湖岸的交界点，当地人称之为细木地。注入这湖的一条小溪水下呈乳白色，且飘浮着灯心草——他记忆犹新——但并没有大树木，然后沿这条溪上溯至第一条支流，再涉水至另一溪流的第一条支流，向西，迄尽头的笛寺河，那里有一个隐藏在一条独木舟底下的地窖，上面堆砌着乱石，地窖里有火药、鱼线和鱼钩、一个小鱼网，足够解决食物问题。此外，尚有可能获得一点儿面粉、咸肉和豆子。他自言自语地想着。

如果皮尔会在那里等他，然后结伴荡舟南下笛寺河，出大熊湖，更越湖南下，更……地披星戴月，兼程赶路，把冬天远抛在后面，挥别冰雪的漩涡与日趋短暂、劲寒的砭骨白昼，直到哈德逊湾公司的邮站，那里有很多的高大树木和沉沉绿荫。

这些是他和环境搏斗时掀起的思潮。但当他艰苦地与肉体搏斗时。心智蒙受同样的酷刑，私忖皮尔不致舍弃他，而会在地窖旁候他。他被迫发生这种幼稚的想法，否则势将无助无望地躺下去。晦暗的火球慢吞吞地沉入西北方。他有好久不曾饱腹了，这两天来更是点滴未曾进食，现在他不由自主地常常弯腰去捡食无味的衍生在盆地上的浆果，细嚼慢咽，盆地浆果是一种包着泡沫的种籽。一进口，水汁融散，生硬苦涩。他知道这种东西并不能解除他的饥饿，但依然耐心地细嚼。

他的足趾撞上了石块，由于过度的倦怠与孱弱而蹒跚倒下。良久不能移动，他脱下背包，勉强坐起，天尚未黑，在眷恋未逝的薄暮里，他在岩石间摸索，收集一堆干苔藓碎片。生了火——一股薰然欲昏的火焰——放上一洋铁罐满满的水。

未及解开行囊，第一件事便是数火柴，共有六十七根。为求正确他连数三遍，然后分别藏妥，再以油纸包扎，一束放入空香烟盒，另一束放在帽子里，第三束放在衬衫贴胸处。

为了烤干湿淋淋的麂皮鞋，暂时只好穿着短袜走动，双脚刺痛流血，脚踝悸动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。他想。

他的脚踝、膝头浮肿了，撕下一长条毛毯缚紧伤踝，又撕另一条缠脚。喝光了罐头里的热气腾腾的水，看了看手表，知道时间后，便匍匐地倒卧在两条毯子间。

昏睡若死，短暂的夜色在子夜前后匆匆来去。

太阳升至东北方——至少是黎明了，朝阳羞答答地躲藏在灰色的云层里。

六时醒来，凝望灰苍的云空，徒觉饥肠辘辘，支颐默想，为一阵粗暴的鼻息声震惊，五十呎内，一头驯鹿惊奇地端详着他。

立刻，他内心泛滥出烤鹿肉的香味与火上烤焙丝丝的响声。他机械地抓起空枪作射击状，牡鹿哼着跳开，蹄声橐橐地疾遁而逝。

诅咒着丢开空枪。当他弯腰伸手及脚时，不禁大声呻吟。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。关节有如生锈的铰链，它们在袜子里每一活动，便受到极大的磨擦，而每一次弯曲或挺直都须依赖着自己坚毅的意志，最后他才能象一个人样的站直了。

爬上小丘，俯瞰景色，既无树林亦无灌木，前面只是一片灰色的岩石，灰色的小湖和灰色的苔藓。灰色的云层密地布满，漏不下一丝阳光。他辨不出东西，也忘记了昨夜的来向。但他并未迷路，自信不久便会到达细木地。它似乎应该在左手不远处——也许可能恰好是下一个山冈。

他整顿行装。自信火柴并未遗失，虽没停下来数。他对那一只太大的鹿皮囊考虑着。虽然重不过十五磅，他原可轻而易举地捡起，但现在却弄得他一筹莫展，他犹豫不决地盯着鹿皮囊，投以侮辱的一瞥，然后又敏捷地捡起，好象这孤寂的荒野会把它偷去似的。

半途停下来啃盆地浆果。脚踝僵硬，跷得更厉害了，但